

富春山水在诗画

曹有云

搭配,浓淡干湿变化,还是构图描摹刻画,一切都是那样的合乎画之道、心之法、手之技,完全就是一幅水墨画呀!而这完全都是现成的,既然如此这般还要画家们劳神费力画画作甚?

我急忙端起手机咔嚓咔嚓一口气拍了好几张发给了身在青海远方的爱人,还发去信息:猜猜看,这是画还是景?爱人随即回复:那当然就是画啦!哈哈,竟然蒙过了老派师范生,从教30年,不乏机灵慧眼的她!我看了又看这几张照片,跟画的确没有太大区别!但又觉得缺点什么,跟艺术本身还是有着不小的距离。这到底是什么呢?

我想,仅仅是眼前和照片里这山这水还远远不足以抓住富春山水活的灵魂。艺术是有活的灵魂的。它不仅仅是物。而无论眼前和照片里呈现出的大多就是物而已。这里没有或者少了创作者鲜活生动的精神力量和审美元素的充沛注入,缺乏深远的意境和跃动的张力,僵硬不活,局促不开,是单调乏味的。

而作为人,作为一个多少有点人文修养的人,我们总不能止于眼前的物,满足于眼前的景,心灵深处,还有情怀寄托,有诗与远方。

如此,富春山水的灵魂,富春山水的诗与远方又在何处呢?就在百般焦虑之间,瞬间又是喜上心头——他不在远方,就在黄公望旷世巨作《富春山居图》里!

对于说不完的《富春山居图》我知之甚

少,注定是说不好的。何况富阳宝地人杰地灵,人才济济,一旦破绽露馅还不笑掉方家大牙?!那就借墨如金,少说为佳。我想,《富春山居图》就像《红楼梦》都是天才巨匠们创作的人类巅峰之作,就是人文精神艺术呈现之大全,他们包罗万象,浩瀚无际,高度概括提炼并呈现了艺术的表象与本质,精神与情感,审美与思想的精髓,几乎都是无法超越的巍然高峰。他们像一块巨型的精神化石标本供放在那儿,就独自成立了,完满了,无人可及,无人撼动,是永恒不朽的。

近年来对于《富春山居图》的研究探讨已经蔚然成风,赫然一门“显学”。在此建议有心有意者还是多多欣赏揣摩《富春山居图》,原作自然难得一见,更何况现如今一分为二,身处两岸,唯有遗憾和喟叹!但复制精美的《富春山居图》还是不难找见的,其心愿大致还是可以实现的。

而作为一位诗人,最令我激动者莫过于前些年著名诗人翟永明以《富春山居图》为创作的灵感源泉,竟然跟黄公望创作《富春山居图》同样耗时三年,悉心创作的650行长诗巨作《随黄公望游富春山》。在这首长诗中,诗人还于当下与过去之间,出入于现实与画卷内外,以个人真实的和想象的行旅为主线,串联起当代生活中形形色色的蒙太奇画面,简直就是世俗而丰赡的现代版《“富春山居图”》。

尤为可贵的是长诗以一个现代诗人独具

的慧眼和高超的手艺全新释读了黄公望和《富春山居图》以及现时代宇宙星辰般苍茫辽阔、深邃悠远、纷繁驳杂的精神世界,想必开卷有益,有心有意者不妨读读。无论欣赏黄公望画作《富春山居图》还是阅读翟永明诗歌《随黄公望游富春山》,对于提升对富春山水灵魂和气质神韵的审美认知还是大有裨益的。

也就是说要想真正走进富春山水灵魂之深处,有必要将读山读水和读画读诗(包括其他一些写富春山水的古诗)结合起来,这样你眼前的山水不再仅仅是“物”的山水,更是艺术的山水,人文的山水,让你渐次走过“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看山依然是山,看水依然是水”循环往复,曲折有致的审美旅程。也许经过这样人文与山水反复的互读、互证的互文,你才有可能读懂富春山水,读懂《富春山居图》。

好了,山水与诗画同样奥妙无穷,难以言说。对于富春山水的话题就此打住吧,因为我对它依旧所知甚少,不敢妄言。但无论如何,我还会再来富阳,因为如诗如画的富春山水在这里。



布面油画《城》井士剑

艺境



布面油画《城》井士剑

书院里的文气

姚加胜

从仙居县城往西驱车24公里,大约过40分钟,就到了皤滩古镇,距古镇1公里的地方便是桐江书院。自从八年前我初到皤滩工作后,这段路我已开了无数遍,不夸张地说,仙居山乡的四时乐趣,全藏在这一路上的景色里了。

宋儒吕祖谦曾说:“儒生往往依山林,即闲旷以讲授,大率多至数十百人。”山溪之间,常是文人儒士向往的学习之所。桐江书院也不例外。山林点翠,山环水抱,“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闥送青来”,到了这里,王安石曾见过的清幽之貌好像也有了画面。书院门口,一弯小溪悠然蜿蜒,脚步声在状元桥上回荡,仿佛叩响了历史的文化长廊,令人心生敬畏。

《续文獻通考》上记述:“桐江书院在仙居县西四十五里,宋方斫本唐方干之裔,居台州,朱熹尝书鼎山堂扁遗之,元皇庆中,其孙志道建书院以祀公。”有宋以来,浙南地区书院繁多,由家族出资修建的情况也不少见。书院的“桐江”之名,正来自仙居方氏先祖唐朝诗人方干的家乡桐庐。

方干怀才不遇,隐居在绍兴镜湖之畔。人称方干“任情于渔钓,似无心于仕宦”,“似”一字很微妙,隐遁,更像是无奈之举。“山阴钓叟无知己,窥镜持多鬓欲空”,好在湖光山色大抵还是治愈了他。

这便是越地山水的佳美之处。当《世说新语》以一则“顾长康从会稽还,人问山川之美,顾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将这方山水展现得淋漓尽致后,以镜湖为中心的越地风物就成为诗人们绕不过去的思归之地、慰藉之所。在方干所处的唐一代,镜湖之名更胜于西湖。

如果方干的足迹止步于此,那么故事大概要和其前的王羲之、谢灵运、贺知章、元稹及其后的陆游、徐渭这些被镜湖治愈的大诗人们没什么两样了。但在卷帙浩繁的史料

中,我还是偶得了一寸惊喜。

据家乡方志记载,方干曾来过仙居县,并对这里的景色赞誉有加。邀他来的人据说是其好友孙郛。孙郛是乐安(今仙居)人,在乾宁年间中进士,他和方干的交好,现有史料中俯拾即是,方干的遗诗就曾由孙郛整理,《玄奘先生传》也是孙郛所写。这么看来,方干受邀来仙居一说,确有其事。

能让久居镜湖的方干被折服,证明了仙居明山秀水的魅力。方干不会想到,他与仙居的这次小小相遇,后来竟然激起了历史的回响。

然桐江书院能闻名、被纪念,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王十朋和朱熹的分别到访。“文公访道地,殿元受业家。”如今桐江书院正门的石柱上还镌刻着这样一副楹联。在鹅湖书院,朱熹曾与陆九渊激烈辩论,而桐江书院记下的,却是他和王十朋的隔空相惜,二人分别给书院留下了“鼎山堂”和“东南道学世家”的匾额。

“鼎山堂”今天还挂在书院正门檐下,“东南道学世家”却在历史烟云中不知所踪。但功绩不会随字迹的淡去而减弱,纪念不会因匾额的消失而停止,每回雨后雾漫青山时,我都觉得桐江书院的文气更浓了。它自山林间升起,向远方扩散,它带着山林的清新,却比起山雾的朦胧缥缈,显得更实在可感。

仙居这块自然朴茂之地,曾在山水间浸渍着最初的灵气,却匮乏文教之风,直到县令陈襄倡道,人始知学,文气大增。良好的文化氛围一旦形成,益处是亘古绵长的——由宋至明,仙居境内人才辈出,不曾间断。

在刚到仙居任上的《初至乐安述怀》诗中,陈襄曾这么说:

水逐云根动,山攀马首青。
下车蓬绕膝,拂几鸟窥樞。
吏老鶉衣结,民贫菜色冥。
疮痍伤未起,矧忍浚邦刑。
一个民穷吏老之地,要想改观,靠的还是教化,这是陈襄的思考。

心香一瓣

冬日

洛水

冬日。太阳快要落山
回光把天空再一次打开
那么亮,那么白

我在荒树下

打坐,冥想
对着树
我第一次知道了
树的身体里也有那么多的泪水
那么深的渴意
对着树,我知道了
一棵树不被人注意的
隐忍、悲悯

这是多么暖的发现

从幽暗中生长
进入茫茫天地的白

展处留痕

走红的“小冰岛”

陈公炎

金华山有一处废弃采石场,莫名其妙地走红,还被美其名为“小冰岛”。

在金华这片热土上,从来不缺“莫名其妙”“无中生有”“点石成金”的传奇故事,义乌世界小商品之都如是,横店中国影视城如是,难道景点也是?

秋冬之交,天气时晴时雨,虽算不上登山赏景的好时机,但我兴致盎然,要去云雾缭绕的金华山里探访“小冰岛”。

下了车,眼前是一片碎石场。我环顾四周,雨蒙蒙雾蒙蒙,偌大的平地上,一艘搁浅的巨舟横亘其上,黝黑的船身上脱帆的桅杆齐齐地耸立着,孤独中透着几分任性。

我们走过被“搁浅”的巨大的捕鲸船,小雨渐止,抬头见到不远处的山头轻雾飘渺,如梦似幻,云雾天地间,山色有无中。及至走进,薄雾渐渐散去,只见眼前的山有些特别,是典型的石灰岩,通体犹如黑炭,突兀起伏,棱角分明,寸草未生,裸露的岩石峭壁被雨水淋湿后,显现出亮晶晶的黝黑,就像健美运动员块块隆起的肌肉。

低头看是一片宁静的湖泊。整个湖泊呈现出蓝绿色,风起时微波荡漾,风止时温润沉静,倒映着湖畔的黑山,似一对相依相伴的情侣,任时光不经意间流逝,徐徐变老。

山岩旁边除了清湖就是空地,显得特别空旷。这些土地也都是黑色的,同样没有什么植被。这样的情景是怎么形成的呢?原来这里以前是一个水泥厂的采矿区,后来废弃,留下了有棱有角的岩壁和开采时留下的水坑,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岩壁和清湖。

几年前,一个电影剧组发现了这里,把它作为拍摄取景地,并根据剧情在山下搭建了一系列布景。电影拍摄结束后,剧组走了,但这些布景留了下来。人们来到这里,不仅可以看到黝黑的山体,还可以看到湖边排列整齐的小木屋、巨大的捕鲸船、绚烂的彩绘墙……在以绿色为主的江南水乡,让很多人不由自主地想起北欧来,于是称之为“小冰岛”。

我没去过冰岛,无法评价这个称谓是否确切。世界之冰岛位于欧洲西北部,处于大西洋和北冰洋的格陵兰海之间。据说一千多年前,爱尔兰的移民到达时,发觉那里的土地实在不适合人类居住生活,就把它称作“冷冰冰的岛”。

金华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年温适中,当然不会如冰岛这般冷冰冰,是个十分宜居宜游的好地方。“小冰岛”的“火”看似阴差阳错,细细品味,却又在情理之中。

但几年下来,日晒雨淋,当时作为道具的木屋木船开始腐烂,随时面临坍塌,矿区近百米的高边坡浮石也摇摇欲坠,不得已,去年开始对“小冰岛”实施了改造升级。保留了这艘巨大的捕鲸船,矿石湖泊也焕然一新……

走出“小冰岛”,远眺秋冬之交的金华山,只见重峦叠嶂、层林尽染。附近的九龙村,似披上了一层袅袅青烟。走进村里,阡陌交通,屋舍俨然,听得见潺潺流水,鸟雀鸣叫,又有鸡犬相闻,笑语寒喧。

据说九龙村本来无名,因为常年干旱,庄稼歉收,就取名“西湖”,祈愿能像杭州西湖一样美丽温润。但叫了很多年,仍然干旱少雨。有一年过了半年也没下一滴雨,田地干涸,面临颗粒无收,无奈全村人跪地向上天祈雨。真诚的祈祷终被玉皇大帝听见,于是派了九条龙来降雨,九条龙降雨完毕,发现当地有个巨大的龙珠,便饶有兴致地玩了起来,竟然误了回去交差的时间,遭玉皇大帝惩罚,变成了九座山头。奇怪的是,从此这里风调雨顺,为感念九龙的恩情,大家将村名更名为九龙村。

“小冰岛”就是附近的一座山头。这里原是一座历史悠久的矿山——九龙矿。在当地村民的记忆里,九龙村从宋朝开始就以烧柴烧石灰为生,改革开放后,他们利用九龙矿石资源优势创办了水泥厂,年产水泥从上万吨到百万吨,当时的村民大多在水泥厂上班,而年轻人就靠拉矿石、搞运输为生,收入相当可观,成了远近闻名的富裕村。

但尘土飞扬的矿山给环境带来了恶劣影响,一些人还患上了石肺病,早早离开了人世。后来水泥厂关停,再后来矿区也关停了。村庄是安静了下来,但原本的富裕村没几年就变成了经济薄弱村。

不知从何时起,不断有游客上来询问矿山遗址,大抵是年轻人,他们沉浸在那冷冽粗犷的风景中,“咔嚓咔嚓”地拍出几组照片,欣喜地分享在社交平台上,吸引了更多游客寻踪而来,就为一睹“小冰岛”的“芳容”。

这也让当地人生动地认识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关系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单项选择,也可以探索出“靠山吃山”不一样的发展内涵。现在,当地还在以矿山遗址文化为核心,合力打造艺术美学空间、国家潜水基地、石村商业区、轻奢露营住宿综合体、文创咖啡馆茶歇、大地艺术装置等业态。

送走机械轰鸣的采石声,迎来四方游客的欢笑声,已经走红的“小冰岛”还能更红一些吗?

爱美

王若冰

这年头,如果你问一个姑娘或小伙子找对象有什么要求,得到的答案虽然五花八门,但有一点都是相同的,这就是“人长得帅”或“漂亮”。有些人比较含蓄,看不上的不说人家丑,而是“没有眼缘”。什么叫“眼缘”,就是看着舒服,其实说白了也是“漂亮”。

历史上,魏晋是看颜值的巅峰时期。《世说新语》“容止篇”中记载:美男子潘岳每次出游,都遭众妇人围堵,掷果盈车。而丑男左太冲,也想效仿潘岳,却遭“群姬齐共乱唾之”,灰溜溜逃走。帅哥遭围堵可以理解,但只因某人长相丑陋,就朝他吐唾沫,这就过份了。况且左太冲是谁?就是那个后来写出名扬天下的《三都赋》、使得一时之间“洛阳纸贵”的左思。颜值不够,只能才华来凑。要不然怎么生存?更惨的是卫玠,生得一副好皮囊,无奈身体孱弱,每次出行都是“大堵车”现场,最后不堪妇人之扰而一病不起。

就连魏武帝曹操,本以武力征伐天下,但他见匈奴使者时,居然怕自己不够帅,而派手下一个美男子崔季珪冒充自己,演绎了一场“床头捉刀人”的好戏。

时代发展了几千年,爱美之心依然蓬勃。毋庸讳言,本人就是外貌协会会员。平时出去旅游拍照,拿着相机遇到美女帅哥,会连追几里地跟随拍摄。追剧,除了故事情节好看,我还有一个原则,就是剧中第一女主角要够帅够好看,否则再好的故事我都会弃剧。本来看剧就图个愉悦,长得碍观瞻,会使这种愉悦感大打折扣。我的一句名言是:除了美,什么都可以抵挡。

之前看到一个新闻,一位在杭州湖滨银泰执勤的警察在网上帅出了圈,很多人以“找路问讯”为由,行“合影拍照”之实。很多网友表示:为了这,高低得去杭州一趟了。这简直是现代版的“看杀卫玠”。

读研究生的时候,我的心理学老师调侃得很好,他说,读到研究生(那个年代研究生还不多)的女孩,大多是长得丑的,因为漂亮的女孩把时间都花在谈恋爱上了,想好好学习也很难静下心来。当时虽然不服气,也不得不承认有几分道理。

受过了高等教育,我深知评判一个人,有很多维度:学识、气度、精神、品质、心灵。但很多时候,这些自认为重要的东西在面对对美丽外表的时候,确实会变得不堪一击。

中学的时候,老师讲《巴黎圣母院》,说卡西莫多才是小说中最美的角色。我看了之后不以为然。尽管“卡西莫多”对埃斯梅拉达一往情深、忠心耿耿,尽管埃斯梅拉达也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姑娘,但是,她会因为卡西莫多的“心灵美”而选择嫁给他吗?

即使是具有伟大的人道主义浪漫主义情怀的雨果,深谙美丑之道,对外表帅气的弗比斯充满鄙夷和不屑,对可怜的敲钟人倾注了很多怜惜和同情,但他,最终也没有勇气让自己笔下的女主角爱上卡西莫多。

恐怕只有尝到过“蛇蝎美女”之毒的人才不会痛改前非,心灵美的探寻之路远比想象中的要悠长艰难得多。常常,“心灵美最重要”是要付出很大代价后才能幡然醒悟的。